



·楚辞编·乐府诗编

5

湖北人民出版社



闻一多全集

聞一多

全集

5

· 楚辞编 · 乐府诗编

本卷整理 袁睿正

湖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楚辞编

读骚杂记	3
司命考	6
端节的历史教育	10
屈原问题	15
——敬质孙次舟先生	
人民的诗人——屈原	28
端午考	31
敦煌旧钞本楚辞音残卷跋(附校勘记)	47
楚辞斟补甲	55
楚辞斟补乙	72
楚辞校补	111
廖季平论离骚	249
离骚解诂甲	255
离骚解诂乙	275
什么是九歌	338
《九歌》的结构	353

九歌释名	363
东君·湘君·司命	368
——《九歌杂记》之一	
东皇太一考	374
怎样读九歌	380
九歌古歌舞剧悬解(并作者附注)	397
楚郊祀东皇太一乐歌	422
九歌解诂	455
天问释天	498
天问疏证	523
论九章	637
九章解诂	649

乐府诗编

乐府诗笺	711
------------	-----

楚辞编

读骚杂记^①

《史记·屈原列传》，正如它其余的部分，未必完全可靠。不拘就思想或文体上观察，《渔父》明明是一篇子虚的文字，而史公却把它当作实事，编入传中。这是可疑的一点。谏怀王入秦的，据《楚世家》说是昭睢，而《列传》则以为屈原，显然的自相矛盾。这是第二点。把这两点综合起来看，则王懋竑说屈原死在怀王入秦以前，似乎可信。王氏这一说并没有什么强有力的正面的理由。不过从反面推测，假定屈原真死在怀王入秦以前，则谏入秦的，自然与屈原无干，而顷襄王时也不会有屈原再度被放以及和渔父在江滨问答的事了。这样，既可以避免《列传》与《世家》间的冲突，又可以省得教一篇寓言冒充了史迹，这比说屈原死在顷襄王时确乎合理得多。至于二十五篇连真带假的屈赋中，对于怀王被诱入秦那样严重的事，绝没有露一丝口风，也不妨附带的算作屈原，死在顷襄王时的一个反证。

然而王懋竑的话果能成立，其重要之点，还不在于缩短了屈原几十年的寿算，订正了一个史实的错误。这件事本身的意义甚小。因这件史实的修正，而我们对于屈原的人格的认识也得加以修正，才是关系重大。怀王丧身辱国，屈原既没有见着，则其自杀的基因确是个人的遭遇不幸所酿成的，说他是受了宗

社倾危的刺激而沉江的，便毫无根据了。

历来解释屈原自杀的动机者，可分三说。班固《离骚序》曰：“忿怼不容，沉江而死。”这可称为泄忿说。《渔父》的作者曰：“宁赴常流而葬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手。”这可称为洁身说。东汉以来，一般的意见渐渐注重屈原的忠的方面，直到近人王树枏提出尸谏二字，可算这派意见的极峰了。这可称为忧国说。三说之中，泄忿最合事实，洁身也不悖情理，忧国则最不可信。然而偏是忧国说流传最久，势力最大。

一个历史人物的偶像化的程度，往往是与时间成正比的，时间愈久，偶像化的程度愈深，而去事实也愈远。在今天，我们习闻的屈原，已经变得和《离骚》的作者不能并立了。你若认定《离骚》，是这位屈原作的，你便永远读不懂《离骚》。你若能平心静气的把《离骚》读懂了，又感觉《离骚》不像是这位屈原作的。你是被你自己的偶像崇拜的热诚欺骗了。真正的屈原，汉人还能看的清楚。班固说：

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然数责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

这才真是《离骚》的作者，但去后世所谓忠君爱国的屈原是多么辽远！说屈原是为爱国而自杀的，说他的死是尸谏，不简直是梦呓吗？

一种价值观念的发生，必有它的背景。是混乱的战国末年的《渔父》的作者才特别看出，屈原的狷洁，是大一统的帝王下的顺民才特别要把屈原拟想成一个忠臣。《庄子·刻意篇》曰：

刻意尚意，离世异俗，高论怨诽，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

士，非(诽)世之人，枯槁赴渊者之所好也。

这大概即指屈原一流的人，所以以洁身来解释屈原的死，是合乎情的。这一方面与他的时代风气正相合。但是，帝王专制时代的忠的观念，决不是战国时屈原所能有的。伍子胥便是一个有力的反证。为了家仇，伍子胥是如何对待他的国和君，而他正是个楚国人。司马迁曾经“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倒还没有忘掉屈原的时代。

总之，忠臣的屈原是帝王专制时代的产物，若拿这个观念读《离骚》，《离骚》是永远谈不通的。至于王懋竑的话若能成立，则后世所以能把屈原解成一个忠臣，或许还要归咎于史公。《史记·屈原列传》若不教屈原死在顷襄王的时代，则后人便无法从怀王客死于秦和屈原自杀两件事之间看出因果关系来，因而便说屈原是为忧国而死的。

① 据 1935 年 4 月 3 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编入本卷。

司 命 考^①

一 从空桑说起

从《大司命》“逾空桑兮从女”一语，我们猜着司命就是帝颛顼之佐，玄冥。

考颛顼的统治地区是空桑。《吕氏春秋·古乐篇》：“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这是明证。又《淮南子·本经篇》“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和《史记·律书》“颛顼有共工之陈（阵）以平水害”，所讲的都是颛顼与共工争帝的故事，《淮南子》所谓薄空桑即伐颛顼，因为空桑是颛顼的居地。空桑一作穷桑，《路史·后纪》八引《尚书大传》：“穷桑，颛顼所居。”玄冥是颛顼之佐，所以他的居地也是空桑或穷桑。《左传·昭二十九年》蔡墨曰：“脩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九叹·远逝》：“考玄冥于空桑。”这些又是玄冥居空桑的确证。歌曰：“逾空桑兮从女。”又曰：“导帝之兮九坑。”我们疑心司命即玄冥，所导之帝即帝颛顼。

二 虚北二星

《史记·天官书》曰：“北宫玄武：虚，危。”这是五行说应用到天文学上，将虚危二星派作北方帝的分星。虚既是北方帝的

分星，而北方帝是颛顼，所以虚又名颛顼之虚。（《尔雅·释天》：“颛顼之虚，虚也。”）但我们猜想，在天上既有星代表着颛顼，可能也就有星代表着作为颛顼之佐的玄冥。经过研究，我们才知道，这星有是有的，不过它不是以玄冥的名字出现，而是以司命的名字出现的。《月令》疏引熊氏转引石氏《星经》，和《开元占经·甘氏中宫占篇》引甘氏《星经》都说“司命二星在虚北”，这靠近虚，即靠近颛顼的司命二星，无疑就是玄冥。

虚北的司命二星，和另外的司禄二星，司危二星，司非二星，共总称为四司。《开元占经·甘氏中宫占篇》引《甘氏赞》曰：“四司续功，采麻襄鹿。”四司的采麻和《大司命》的“折疏麻兮瑶华”，应该是一回事，虽则关于司命与麻的关系的详情，我们还没获得充分的资料来予以说明。

三 冬 与 阴 阳

五行系统中，北方帝主冬，《淮南子·天文篇》：“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冬的特征，据《月令》仲冬之月，说是“日短至，阴阳争，诸生荡。”所以“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欲宁，……以待阴阳之所定。”这是说：冬至后，时而阴盛，时而阳盛，动荡不定，所以要“待阴阳之所定”。《大司命》的“一阴兮一阳”是以冬日的时阴时晴，变化无常，来象征阴阳二气动荡不定的状态。他说这现象是他“所为”的，正因为他是颛顼之佐，而颛顼是治冬的。

因为颛顼所主治的节季是冬，地区是属于虚星的分野的北方，所以虚星和冬，在五行家的概念中便发生了连系。《史记·律书》：“虚者，能实能虚，言阳气冬则宛藏于虚，日冬至，则一阳下藏，一阴上舒，故曰虚。”这样解释虚字的意义，是否

正确,是另一问题,但以阴阳变化来说明颛顼的星名,虚字的涵义,这和佐颛顼的大司命(玄冥)自称其行为为“壹阴兮壹阳”,倒是十分吻合的。

四 由空桑到九冈

《大司命》曰“逾空桑兮从女”,又曰“导帝之兮九阗”,旧校引《文苑》,阗作冈,冈是正字。空桑与九冈都是山名。这两座山究竟在那里呢?

古代地名空桑的不只一处,但最初颛顼所统治的空桑当在北方。《北山经》:“空桑之山,无草木,冬夏有雪,空桑之水出焉,东流注于虢沱。”郝懿行说它当在赵代间,大概是对的。我们以为颛顼所居的就是这个空桑。

《左传·昭十一年》:“楚子灭蔡,用隐太子于冈山。”冈山,杜预《释例》只说它“必是楚地山”,而不能确指其地处。我们以为就是九冈山,王逸《机赋》“逾五岭,越九冈。”《古今图书集成》、《方輿汇编》、《职方典》、《荆州府部》、《山川考》二之五,松滋县“九冈山,去县治九十里,秀色如黛,蜿蜒虬曲”。《輿地□□》“荆州松滋县有九冈山,郢都之望也。”我们猜想楚祖颛顼的庙就在这山上,所以他们灭了敌国之后,就到这里来,用那最隆重的人祭的典礼,告庙献俘。本篇的九冈就是《左传》的冈山,“导帝之兮九冈”,帝即颛顼,前面已经证明过。

近代学者们早就疑心楚人是从北方迁徙到南方来的。大司命“逾(越了)空桑”之后,又“导帝之兮九冈”,这不只反映了颛顼的族人由北而南的移殖的事实,而且明确的指出了那趟路程。

① 据开明版《闻一多全集·神话与诗》编入本卷。

端节的历史教育^①

端午那天孩子们问起粽子的起源,我当时虽乘机大讲了一顿屈原,心里却在暗笑,恐怕是帮同古人撒谎罢。不知道是为了谎的教育价值,还是自己图省事和藏拙,反正谎是撒过了,并且相当成功,因为看来孩子们的好奇心确乎得到了相当的满足。可是,孩子们好奇心的终点,便是自己好奇心的起点。自从那天起,心里常常转着一个念头:如果不相信谎,真又是甚么呢?端午真正的起源,究竟有没有法子知道呢?最后我居然得到了线索,就在那谎里。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欧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曰:“君常见祭,甚善。但常所遗,苦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楝树叶塞其上,仍以五彩丝约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回依其言。世人作粽,并带五彩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

《续齐谐记》

这传说是如何产生的,下文再谈,总之是不可信。倒是“常所遗(粽子)苦为蛟龙所窃”这句话,对于我的疑窦,不失为一个宝贵的消息。端午节最主要的两个节目,无疑是竞渡和吃粽子。这里你就该注意,竞渡用的龙舟,粽子投到水里常为蛟龙

所窃,两个主要节目都与龙有关,假如不是偶合的话,恐怕整个端午节中心的意义,就该向龙的故事去探寻罢。这是第一点。据另一传说,竞渡的风俗起于越王勾践,那也不可靠。不过吴越号称水国,说竞渡本是吴越一带的土风,总该离事实不远。这是第二点。一方面端午的两个主要节目都与龙有关,一方面至少两个节目之一,与吴越的关系特别深,如果我们再能在吴越与龙之间找出联系来,我们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吴越与龙究竟有没有联系呢?古代吴越人“断发文身”,是我们熟知的事实。这习俗的意义,据当时一位越国人自己的解释,是“处海垂之际,……而蛟龙又与我争焉,是以翦发文身,烂然成章,以像龙子者,将以避水神也。”(《说苑·奉使篇》记诸发语。)所谓“水神”便是蛟龙。原来吴越都曾经自认为蛟龙的儿子(龙子),在那个前题下,他们想,蛟龙是害人的东西,不错,但决不会残杀自己的“骨肉”。所以万一出了岔子,责任不该由蛟龙负,因为,他们相信,假若人们样子也长的和蛟龙一样,让蛟龙到眼就认识是自己的族类,那会有岔子出呢?这样盘算的结果,他们便把头发剪短了,浑身刺着花纹,尽量使自己真像一个“龙子”,这一来他们心里便踏实了,觉得安全真有保障。这便是吴越人断发文身的全部理论。这种十足的图腾主义式的心理,我在别处还有更详细的分析与说明。现在应该注意的是,我们在上文所希望的吴越与龙的联系,事实上确乎存在。根据这联系推下去,我想谁都会得到这样一个结论:端午本是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而赛龙舟便是这祭仪中半宗教,半社会性的娱乐节目。至于将粽子投到水中,本意是给蛟龙享受的,那就不用讲了。总之,端午是个龙的节日,它的起源远在屈原以前——不知道多远呢!

据《风俗通》和《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古代还有以彩丝系臂，名曰“长命缕”的风俗。我们疑心彩丝系臂便是文身的变相。一则《国策》有“祝发文身错臂，瓯越之民也”的话（《赵策》二）。可见文身术应用的主要部分之一是两臂。二则文身的目的，上文已讲过，是给生命的安全作保障。彩丝系臂，在形式上既与错臂的文身术有类似的效果，而“长命缕”这名称又证明了它也具有保障生命的功能，所以我们说彩丝系臂是古代吴越人文身俗的遗留，也是不会有大错的。于是我又恍然大悟，如今小孩们身上挂着五彩丝线缠的，或彩色绸子扎的，或染色麦草编的，种种光怪陆离的小玩意儿，原来也都是文身的替代品。文身是“以像龙子”的。竞渡与吃粽子，上文已说过，都与龙有关，现在我们又发现彩丝系臂的背景也是龙，这不又给端午是龙的节日添了一条证据么？我看为名副其实，这节日干脆叫“龙子节”得了。

我在上文好像揭穿了一个谎。但在那揭谎的工作中，我并不是没有怀着几分惋惜的心情。我早已提到谎有它的教育价值，其实不等到谎被揭穿之后，我还不觉得谎的美丽。如果明年孩子们再谈起粽子的起源，我想，我的话题还是少不了这个谎，不，我将在讲完了真之后，再告诉他们谎中的真。我将这样说：

“吃粽子这风俗真古得很啊！它的起源恐怕至少在四五千年前。那时人们的文化程度很低。你们课本中有过海南岛黎人的插图吗？他们正是那样，浑身刺绣着花纹，满脸的狞恶像。但在内心里他们实在是很可怜的。那时的人在自然势力威胁之下，常疑心某种生物或无生物有着不可思议的超自然力量，因此他们就认定那东西为他们全族的祖先兼保护神，这便是

现代术语所谓‘图腾’。凡属于某一图腾族的分子，必在自己身体上和日常用具上，刻画着该图腾的形状，以图强化自己和图腾间的联系，而便于获得图腾的保护。古代吴越民族是以龙为图腾的，为表示他们‘龙子’的身份，藉以巩固本身的被保护权，所以有那断发文身的风俗。一年一度，就在今天，他们要举行一次盛大的图腾祭，将各种食物，装在竹筒，或裹在树叶里，一面往水里扔，献给图腾神吃，一面也自己吃。完了，还在急鼓声中（那时许没有锣）划着那刻画成龙形的独木舟，在水上作竞渡的游戏，给图腾神，也给自己取乐。这一切，表面上虽很热闹，骨子里却只是在一副战栗的心情下，吁求着生命的保障，所以从冷眼旁观者看来，实在是很悲的。这便是最古端午节的意义。

“一二千年的时间过去了，由于不断的暗中摸索，人们稍稍学会些控制自然的有效方法，自己也渐渐有点自信心，于是对他们的图腾神，态度渐渐由献媚的，拉拢的，变为恫吓的，抗拒的，（人究竟是个狡猾的东西！）最后他居然从幼稚的，草昧的图腾文化挣扎出来了，以至几乎忘掉有过那么回事。好了，他现在立住脚跟了，进步相当的快。人们这时赛龙舟，吃粽子，心情虽还有些紧张，但紧张中却带着点胜利的欢乐意味。他们如今是文明人啊！我们所熟习的春秋时代的吴越，便是在这个文化阶段中。

“但是，莫忙乐观！刚刚对于克服自然有点把握，人又发现了第二个仇敌——他自己。以前人的困难是怎样求生，现在生大概不成问题，问题在怎样生得光荣。光荣感是个良心问题，然而要晓得良心是随罪恶而生的。时代一入战国，人们造下的罪孽想是太多了，屈原的良心担负不起，于是不能生得光荣，